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五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六首

明贈文林郎陜西道監察御史東谷周公暨封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銘

自王文成公倡絕學諸高第鼓行四方都人士嚮應之宛陵蔚起東谷周公其一也則以躬行特聞即恂恂不爲名高君子人也公名世祿字尚功其先世家饒州唐末避地旌德太公崇雅母呂氏美公生七年日受數百言輒成誦顧秕視俗學隷視俗儒太公遣

之從夫巳氏游不受命彼躬不逮文安足師吏而就
姚公唯唯既闕旲知之學有概于中時吉人鄒文莊
公越人王公錢公先後入兖太守羅公爲東道主朋
乃大來則皆西面目尚功夫非口耳徒也郡中耆舊
則都峰周公受軒貢公古林沈公宛溪梅公先鳴即
在同盟公猶穉也蓋秉周禮爲宗國沈太史君典雅
以父執事公及公冢子希旦暨諸子希望希召希尚
希榮冢孫文澤暨諸孫文溥既奉大事於白楊抵太
史狀公若毋毋爲邑中汪處士女相者預言貴徵處
士力謝蹇脩必擇嘉耦及太公以六禮得請公乃婚

是爲太孺人即毋也毋出閭右席故饒始歸居室湫
隘女暨將命來省蹙然爲毋不堪毋安之務攻苦力
作以佐夫子公事父毋孝毋亦如公視聽必先形聲
將迎必先志意侍疾則終日不就食終月不解衣比
居喪不以禮奪哀不以俗奪禮諸父㜸貌其孤也將
卵而翼之公深墨自如置之不校卒善視諸弟若諸
弟之子必及其有以居庭如萬石君以莊憚庭內居
鄉如陳太丘王彥方務以躬化鄉人無不質成其取
予惟一介爲兢兢必以道與人交務排人難必以誠
既廩學官則以經術正南面聚徒授業越三十年諸

生以貲及門不入一胜嚴居蔬菜不具童僕采諸他人之畦公斥曰何哉是穿窬之爲也遂抶僕還其菜嘗從王叟涉漁陽橋得遺金手不發待遺者不至置之高阜遂行假館郡城太守以法下館人獄公以文行見信白而出之館人必報公請以半直獻居室公不納密遣一姬侍公公明燭拒之遂辭去不復就館岑司理奉部使者檄檢校死陵岑故苛公宗人守藏者故入尺籍公格岑議從末減罪人終不及知督學周公列公高等而殿同廪汪德懋將奪之公入白曰世祿文行皆不逮汪生生以一日見短耳且食貧甚

請移世祿廩廩生周公若我之博士力持不可公無改
于其口竟以廩金歸生葉汝忠坐士師仇者持之急
公居間爲之解再白當道乃得全姚汝信喪心而狂
將不治公與之處藥之食之日歌詩講學以開之居
五年卒無恙他如賑丁文明之乏撫汪邦憲之孤衣
傴僂棲偃尸不可更僕數也逐故僕戈其亾入孝豐
以抵罪當贖金乃械還縣縣令欲斃之獄公代之贖
而舍之彼死法固當第不忍其父老而獨也故人王
宣一問之狀名邪陰德邪公笑曰區區惟是不忍人
之心疇爲名疇爲陰德宣一歎曰是良心也觸之即

發無意近名且也無人得我心無我得天心難矣難
矣公故耿介風伯夷而下之避不近如豺狼目攝不
情者如鬼蜮其始也人人以為難近既乃日親即公
不激廉隅久之則由由然豫附矣歲乙卯家子與計
偕公言士以三物與毋負所舉及壬戌舉進士出理
肅公訓之毋深文毋淫刑以逞古者怒而刑人今或
笑而刑人怒則仇笑則樂仇之巳甚又可樂乎治政
成　召入拜陝西道監察御史公遺書曰御史端簡
執法為骨鯁臣脩主德儆官邪眞御史事是為吾子
不者非夫會　禩考覃恩御史得封父毋公北面拜

手草莽臣敢不承顧臣廉廩食者二十有五年未效尺寸乃今徒以子貴而受章服其何以竭犬馬心臣妻業已拜孺人封臣願借一而求自試即以髙義取重卒未嘗干有司郡大夫以公居窮谷中則授郡城善地以待築舍公固謝疇敢倍先世敝廬郡豪侵護國寺田公抗直言復入寺公以次應貢戊辰元日卒于留都其年始着頊之母亦卽世葢五月旬有九日也御史疏請得贈父如子官其後十有八年御史起家畀遷少京兆冢孫首舉鄉校者再適內史拘解額則下幣優禮之公有後矣公之學自求放心始𦙍學

力行難初鳴正衣冠而起此夜氣也存夜氣即求放
心斯時不散則昏不待旦而牿亡矣居常靜坐一念
起即援筆分署之正則虛中而塗朱邪則虛中而塗
墨既則以居敬爲一貫無庸支離既則以窮理爲研
精毋墮枯寂既而悟曰見天則即窮理存天理即居
敬二者不可闕一得一則無缺矣書几上以自儆變
化氣質必先克己克己如孤軍遇敵誓不俱生殲厥
渠魁可傳檄定也余惟俗儒以佔畢自負爲臣爲僕
顧不爲王人翁覇儒以口辨自高爲說鈴顧不爲木
鐸紛紛藉藉庶幾有聞不賈則偽吾道于是乎裂矣

篤行如公者不亦醇乎儒者哉京兆爲不佞通家即
愆期志可也銘可也銘曰嘐嘐有尸什室而九環而
窺牖其中則否公不其然反躬自厚力茲農畝苗而
不莠薦爾馨香貽爾昌阜梁孟同歸德齊幽醜譽
命自天賁于狐首我志我銘附之不朽

吳太公暨太母合葬墓志銘

余長孫女歸于吳有甥矣壻曰洵美爲太公曾孫甥
曰朞昌則玄孫也吳氏世傾郡里溪南先世中里爲
牆牆以內爲正室太公世當戶曾大父命之名曰正
中字曰汝承則授之邑矣里俗廉饒益務芬華太公

獨椎削雕爲朴人言江南故多儇利安得魯君子乎因號之曰魯南太公唯唯世受賈傾淮海太公以王器當行諸掌計者受成故無適主客至或問鹽筴若度支若徒屬短長若子母出入太公瞪目張口畢謝不知然則公何爲曰賈也客疑太公黙金口而飈木舌故託不知既久乃知其不操利權上之知不知者也居鄉居市攝敝衣冠率數十年諸子姓或薦新卒不易吾安其敝久矣無庸新成伯子希周請服儒命之儒仲子希召請服賈命之賈歲甲子伯子與計偕歸則持鄉書回太公太公由由自若即不偶以故禍

面太公太公由由自若仲子暇驟累鉅萬辭上太公太公由由自若凡諸失得苦然不入于其心仲若季並治生伯獨留養太公喜弈則侍之弈喜飲則侍之飲喜游則侍之游每對客弈子姓前壽客負太公則持客引滿即太公負客亦舉而酬之觴畢則相視嘻嘻終不守勝每見西山爽氣輒曳杖登之伯子以賓客從業已軒然高跱至則倚杖而浮大白旅酬而醉二三豐樂水出上池遶舍西下淺則鳴瀨深則清冷之淵汭而爲水嬉適矣太公暇日遨至魚鳥依依然就之興至呼酒與二三客俱興盡而反出遇客邀而就市

酤卽卒具土型餅旅碁乃罷各稿事畢率爲會會諸
父老社有秋太公惟好聲歌伯子乃陳部樂優施遞
上壽必盡驩宣言部曲雖金元遺音移風易俗銑于
古樂習太公者或謂脩渾沌之術或謂無懷葛天之
民余則以其人貌而天蒼蒼耳其奕也飲也游也皆
天也是謂天倪居常恬澹無爲不倡不和伯子首事
大宗祠則請命曰義舉也領之旣甃石梁則請命曰
義舉也領之歲洊饑將設糜粥食餓者則請命曰吾
吾望此久矣領之郡大夫以賓禮禮太公一則至再
則辭二則掩耳而走太母黃爲蒜塘之自出太母之

母出谿南其歸太公則從母嘗事姑如母事諸姒如諸姊妹事夫子如賓既相太公起家益折節爲儉閫內之事我爲政請以身先里婦務爲侈靡綺羅珈揥遞以霧縠冰綃明珠翠羽競新粧新婦始歸太母令之三中之五吾家世清白毋蹈不祥彼偭規矩攻奇衺則不祥人也于是諸子婦諸孫婦諸曾孫婦交相戒視若矜鞶夫太公以儉德師子孫太母與之齊德並登大耋五世在庭天不人不因若操左契飽桓梁孟取節可也嚆足以當大方之家余聞老氏之寶三其一曰儉德禮長者率務嗇以事天人夫儉者德之

共禮之本也元倉氏得之大穰畏壘老萊氏得之偕老海濱漫假太公非老氏之徒其人長者其德無名其禮無文撫盈成保長久皆是物也太公生正德己巳春二月十二日殁今庚寅秋八月七日享年八十有二乃考終太母長太公者一年其生則冬十二月三日未及壯病心者五十年伯子二濤泰山病良已比及丙戌正月十三即世蓋先太公者四年息子四人伯希周仲希召叔希畢先逝季希榮姻氏首胡度支子機次黃處士松次汪處士文勳次汪處士經繼汪處士孔化館甥三人首諸生汪大坊次縣簿戴舜

臣次朱天壽孫十人孫女十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
十一人玄孫二人長卯碁昌玄孫女三人伯子自惟
踰月不埊春秋斥之乃今從俗藁葬以待吉非禮也
則以太僕公所爲狀謁余爲之志爲之銘蓋將以是
而矢勿忘亾於禮而禮也敢不敬諾銘曰聞之月旦
尊太公名秘謚貞素惟婦無謚禮道則然從夫子故
內不磷之謂貞外不緇之謂素眞太公事也直方不
失其貞精白不慾于素太母有焉爲太母也者刑則
爲太母也者祖不刑胡相不相胡刑是曰嘉耦同歸
九京貞后在局素車在滸誰其銘之司馬胏腑

明封安人沈母謝氏墓志銘

粤在嘉隆四明沈氏四君子以著作顯箕仲其一也今上甲戌始與計偕則過余都市中余以瘕疾失箕仲丁丑成進士既以論囚使江南畢使將奉封比部稷丘公如京師家弟見客則以太公耄矣無寧劬於勤箕仲應曰家大人幸壽而康九帙安能一日遠膝下嘉則謂非直猶子能子即其婦良余聞而竊多之箕仲得桓孟矣爲箕仲婦也者封安人謝也其先世家二謝安人父始遷郡城甲辰夏四月二十七日安人生幼頴敏母繆課諸子夜讀安人從旁聽之輒不

忘算而待年父母快箕仲而納采年十七始有家時
箕仲教授江湖安人代之養蠶井臼供匕箸務得舅
姑驩心箕仲簽贄脩而歸寧秋毫不入子舍安人置
弗問力作而甘食貧丙寅居姑喪力毀瘠以佐大事
遞舉二子長雲冲次泰冲癸酉居室災安人挾兩兒
出走反而入火大呼曰姑柩在與在柩亡與亡近屬
數十人冒火從之舁而出其秋仲子賓鄉舉丙子舉
季子處冲丁丑箕仲始對公車守比部會　覃恩有
詔父母及安人皆受封先是安人有身首舉子而三
殊疲辛巳舉少兒會箕仲以使事行未及月而彊起

故疾作矣居有頃少兒殤安人過自傷疾益深而不
自覺乙酉箕仲副臬使視學豫章取道里門諸姒請
魚軒而入安人言愈遜禮愈恭則咸目之敬羨逡逡
然女君子也里婦謂憲大夫紆金衣繡安人如之如
之何垂橐而歸家徒四壁安人笑而不答退以其私
就三息子言汝父高義不有私財而曹勿忘之矣比
入署日討三子而訓之而父業以文學命官南面而
師境內而曹第力箕裘以祭考服庶幾無忝爾所生
戊子春箕仲遣伯仲歸就試安人面命曰爾曹生長
我襟裾雖在外傅跬步不離顧復今千里行矣毋寧

詎能不繫一于哉男子志在四方桑蓬之所有事且父教之仕其將焉辭行矣歸而鄉人譽汝汝母喜由由自如鄉人詈汝汝母愠由由自如勉之無寧使人以紈袴兒嘗汝矣伯仲長跽應曰敬受命行之日安人目送之門且行安人掩袂泣而入兩兒掩袂泣而出吁嗟嗟乎永訣矣箕仲以校士周行郡縣安人獨與季俱曰上食太公退即東嚮仰屋而視怳怳然如形失景魄離魂也居浹日病不支箕仲輟事而臨視之絕水漿者四浹日矣比大漸箕仲叩遺言安人太息曰予何言予直念兒以迄于此浸假兒能終身念

我子何言遂暝蓋三月十八日也是日雲冲忽心動達旦涕泣霑襟一夕室中悉窣有聲愈益惶惑質明聞訃帥家婦張及介弟來奔弟已籍諸生矣五月四日達豫章拊棺而號吾母生年四十五耳藉令兒慮及此即萬鍾千駟不以易栝棬如之何其以桐苴衰麻博一遂報雲冲無狀猶然吾無所稱人子矣既卒哭則布狀紹介程孟孺入新都其言曰稚子何知徒以諸大父諸父之故得習司馬藝將奉母氏喪歸葬願司馬志之銘之竊惟諸沈斌斌而莫仲弱行孝養刑于梱内貧孝爲慈此其惇厚人倫固宜偕老中

道見倍三索則皆象賢覩其狀無溢辭辭無溢美其情懇其辭哀孝之屬也予既以神交急箕仲又安所避雲冲遂爲之志如右銘如左銘曰身在公所旦發有楚伊人攻苦夫子馳驅内顧以紓伊人瞿瞿聖善有儀奕然相競伊人之今東海泱泱廣柳迴翔歸不欠之舊鄉墓門有石其崇三尺式昭嬪則

勅贈孺人邵母汪氏墓志銘

邵母汪者仲子諫議君叔子孝廉君母也母父爲汪處士名榮母之母出于程二姓皆閭右正德乙亥冬十月七日母始生越五十五年爲隆慶己巳母即世

己卯公子杰庶幾繼奉母喪葬上于癸未仲子對公
車應制 東閣進諫議以近侍最封父崇刑科右給
事中贈母汪孺人如令甲明年戊子仲子奉 簡命
典試山東叔子與計偕從兄畢使俱北己丑仲子奉
使封 魯藩取道歸寧且奉 璽書詔之襃既成禮
則持狀而過太函不肖庶若兼無能爲子頌 帝澤
周渥母氏猶及於九原既歷二十有二年未遑捄坎
將令化者不瞑無不孝大焉惟司馬志之銘之勒之
墓門之石不佞受而卒業則累千五百言無溢辭比
年出入海陽聞諸父老其言悉合父老之言曰母以

女則貞自鞶絲始以婦則順自衿鞶始以母則食而教愛而勞自襁褓始夫非女貞之難也婦順則難婦順難矣能婦而能母則尤難始母有家王舅姑舅姑具在甫廟見舅遘疾且危姑不知所裁恒焉若褫其魄母爲之視湯藥無不當姑心既從夫子執舅喪無不如禮姑過毀寢疾三年母宵衣奉匜淅無不備至姑數勞母未亾人奈何得新婦賢王舅姑春秋高而王姑凛凛母周旋鬻應得王姑歡庋閣樺櫳不徵而足王舅姑勞母二老奈何得孫婦賢諸姒之賢母也如舅姑諸婣氏之賢母也如諸姒諸臧獲服事中外

衣食之必以時程督之必以度或嗤責之必以情其曰王父得王母而贊益彰則自母贊矣封君既得內助業浸饒母出而討諸子於庭中則以世德之不易求也家造之不易振也子職之不易共也鄉先達之不易攷而及也入而討諸子婦于庭內則以中饋之不易主也內治之不易脩也壼則之不易刑也口澤之不易濬也遇諸女以敬媵視諸子遇諸外孫以愛勝視諸孫毋尸饔身以下務攻苦凡諸祭祀賓客刀匕必躬重積深藏蓋其天性里嫗以緩急告必辨應之或歸德則不居曰惠由姑氏自少踰艾垂四十年

不有私財亦不有私德此猶順事而施者也夫巳氏
故貧不逞齮齕封君母恭姑謹避之歷二十年所未
反其室旁觀者疾其巳甚爲母不平母從容爲巽言
率自引咎及二子受博士業家難稍平母由由然若
兩忘絕口不言脩怨二子誦母高義茹荼終身無後
言此大丈夫所難　天子命之聖善不虛矣天之報
母不必于其身親見之諫議勃興孝廉代起母于是
乎不朽豈必高年乃若子姓之蕃婚姻之盛則更僕
未可遽數夫非遺澤也與哉子婦四人長爲金環尹
尚愛女次封孺人爲夏文學懋賢女次爲汪澗氏女

繼以程次爲程蕃氏女子婿三長金太學錙次蘇州學正驕次夏應辰孫十六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然則母之食報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兆嚮虞之所以終召南也銘曰伊誰之女越國啟疆伊誰之婦漢則孟光伊誰之母睿則敬姜用勞而世既壽且康惟降是卜厥有義方嚋家不造內難脅戕引身避咎卒以包荒太公能事肇跡有常胡然家食不遂尚方胡然中壽不逮龍章要之奕世潛德用光是曰壽母長發其祥

明封宜人胡母宋氏墓志銘

婺以文獻著上游禮俗近古婚禮務擇齊德冊論齊年即年有差家室宜矣宜人宋之自出父震籍縣諸生受宅于徐舉一子而殤長女歸矣宜人未字而毋亾父旁治形家言境内高門爭延之主卜宜人攝梱内事無所受成父踰月一歸歸則庋閣豆登井臼箕帚一盻悉辦顧跬步不闚旬日不庭第治女紅習女訓而已人言文旦兄也即無恙無如其妹良浸假肇絲愈于逢掖父呫呫喜曰爲吾光也壻其必爲鴻也賢府胡伯安以經藝傾其曹未室也父私語門人施氏子願得若而人而妻之施爲蹇脩宜人乃字歲巳

酉大比士伯安治賓興具有與計偕歸而逆婦蓋長宜
人十年矣宜人故從中饋當事舅姑伯安未及起家
食貧如故出而聚徒講業以鼓篋為菑畬宜人代尸
饔飧翹菽水寡滫瀡具芳蘚脆醲出故裝供刀尺蓋
父所授四方聘饋為時服以薦舅姑舅姑季年輕煖
肥甘具足伯安客至供具務盡客雖燭未跋而咨行
卯何以故客可無倦無寧有飢飽邪伯安既對公車
族黨若有螫舅姑者舉宗僨甚將理之廷中宜人謝曰
舅春秋高子貴矣彼其不逞寧足校哉伯安隸事大
司空且迎養宜人從舅姑北奉父與舅俱兩翁居邸

中挾一案對食出則杖屨相友倦游則同歸供億並
出宜人當世婚姻無兩既喪姑鄭相伯安扶櫬歸服
除舅即世父且從之矣宜人執三喪哀毀盡禮以孝
聞先是父就養宜人家供子職唯謹暑執扇寒執爐
父歿則奉木主阿閣中若在宗祏且與兄疾依我以
便授餐季弟文浩壯未婚代脩六禮而授之室宜人
育子元瑞伯安命之曰應麟獨子也既媵唐氏舉應
鵬及伯安爲郎居儀部會曹務急晨出暮歸宜人懷
孽子踰三年不啻加諸膝伯安言嫡不虐孽賢矣寧
詎愛之深邪及伯安持　慶王封左執政出爲督糧

叅議將行孽子病痞不能從宜人繫之甚覺不之楚以二子歸及孽子殤宜人且號泣失聲矣元瑞嘗句象雅以幼清擅場每讀父書一過輒言成誦飫三墳饜七略獨唾博士家言父訓之曰先安定都儒宗學學經藝且功令在孺子胡爲不脩也者而弁髦之始成童受博士業部使者先後至兩以元瑞首千人其年舉于鄉春秋二十有五先是漕使希執政指殷伯安漕乃從量移得雲南僉事宜人俛俛元瑞亦以脩阻不從元瑞自南宮罷歸恥與時逐獨購書二萬卷月就宜人膝下繙之女僕埽除將遷之笥且日毋恩

宜人為也宜人叱曰吾顧吾復兒左右無方是不可
須臾離則天性也兒琅琅誦讀吾聞此而喜可知何
恩邪諸賓客過蘭谿皆造元瑞巷車戶屨什倍伯安
宜人供具有加雖衆御人未嘗不飽會緬甸事寖多
伯安功復叅議仍居滇無何進分部副使元瑞當戶
悉受命宜人舉宗或告乏之則賙之出入無券諸姒告
饑則留之同爨往來無期凡諸丘盧工作公府征輸
悉由部署卒之伯安無內顧元瑞無外馳則宜人以
也中年而季女殤時時飲泣久之不寐而渴夜啜茗
數升國醫技單病滋甚元瑞聚羣兒為劇幸宜人自

寛既則火烝烝上炎苦風眩卒不治巳丑十二月七日也距生辛卯閏月十一日不及耆者一年初伯安守儀制司王事封其配安人　上即位則以儀制司郎中加封宜人象服具矣元瑞納舒氏婦媵姬首舉孫維陽伯安名僖具長者行庶幾躬行君子質有其文元美傳伯安如萬石君伯安二千石耳元瑞得時而駕何論玄成宜人得譽命而賢愈彰則一闕也閫毋雖以子貴安敢望宜人經世大業在焉服五車而捐五箸余習元瑞蓋與元美推轂之元瑞將終大事于九原左右望而走吳越嗟乎元美已矣非余孰志

之銘之伯安狀視李生詳從夫子可也銘曰結爾縭兮茹荼之苦兮命爾珈兮既俯而僂兮奉黃髮兮登爾祖偕白首兮依爾輔有子一人兮當縣簿煥玄龍兮炳繡虎漱石渠兮襲天府爰虞淵兮侍環堵豢若英兮薦椒糈弄羣雛兮歌且儛介樂康兮享純嘏胡不留兮歸爾所發之墟兮星爲土都隩區兮樹堂斧毋兮毋毋兮一抔千古兮

明故石城縣儒學教諭方敬之墓志銘

嘉靖初載章御史以督學行縣得儁才三伯冠諸生仲季並籍郡文學歙令願借一以重首邑御史領之

初仲入試御史臺詗閱仲卷庭胥叱仲跽受命仲若弗聞御史目攝之心獨奇仲署曰文章器識俱可大成乃擢仲置縣籍中望之深矣懸書出二人皆易名而字之伯元靜性之仲顧靜敬之季弘靜定之皆艱數也先是鄭太守玉過方生廬既下車牲之出仲季侍仲年十二季始學幼儀詰曰並召入郡齋爲中饋飲食之矣既分曹程藝仲季遞冠其曹仲受易伯兄以經術著毋讀史輒論其世以爲汙隆相若而人將若而人用事者若而人言而不用者若而人成敗短長明若觀火敬之授季季謝未遑無何伯亾仲代當

室門内外事事益辦而故業愈精贈公故習軒岐家言將爲仲治腹疾乃烹特犢取液一杯斟之信宿不得溲贈公懼仲夢帝之縣解瘖即下行得瘀滯溺器中則芟白也由是而神益勃勃有病不侵及季起家東平既歷開府仲猶逢掖將待次澤宮然而學易者爭及門里中質成者趾相錯也仲既授章句聞有違言立解之島夷五十三突越圍而走歙既而山寇自金穴入瀞陽湖二千石亟備之議城嚴鎮仲故有心畫步而經之相地宜庀材力若爲植若爲期若鳩工若列守皆可僂指自言吾郡谷量丁口而待哺四方

一旦扼吭而拊之境內立稿便宜莫先于積貯積貯莫善于常平是在良有司民間難與慮始會疆事息悉秘之余自閩歸仲猶家食相與抵掌筴事莫逆于心夫士不出戶庭嘐嘐千古出而從政率乖所之浸假蓬累而行一旦棄詩書而秉節鉞不習而無不利其惟敬之一人定之聞而然之伯玉吾兄叔牙也仲首當貢則以長長讓胡生清次當貢則以親親讓佘生沛壬戌應貢則以廷試高等分教建昌沈太守子木習聞文學名言之分部夫夫不啻老吏何論宿儒于是所部數質成得片言而決時張璉賴清規遞起

命部將戍南豐令去官納印綬于郡上變者夜縋城
入戍兵譟而脫巾守降階迎手印綬授文學公乘夜
行矣子木固以百雉累公仲言出無輿則自撤輿人
以代仲馳至閱地速部將與俱其來徐徐將據上坐
仲曰不佞賓師也茲攝邑居邑中固當執地主禮讓
將軍茲閱地則將軍主之吾爲賓矣即在軍禮寧以
主壓賓部將正容受之遂前席既則聚兵而誓言侃
侃折衆心爽朗自如申以整示以暇部將以下皆懾
服受要束無貳心故令居邑中夫里日有奉文學至
悉罷之庶人在官者數十百人散歸本業即對簿手

具獄辭擧吏皆受成無所用褁諸牒當論報者率委
地而墳文學具通材且敏給目視耳聽手批口宣並
發而周應之不移晷而畢報如遣矢決如從流兩造
具務得其平欲解則和欲直則聽即和而復告告而
復和使之各輸其情莫不曲當王氏徐氏以豪桀訟
敚事者數十年仲受郡檄躬按之無所撓鄉大夫李
萬實自負直方安得文學也者而令南豐民有瘳矣
及遷石城縣儒學教諭仲遂行長太息曰世不我知
即知不能用我寧以是為博士綿蕞無寧為魯兩生
及定之起郎關式南戶部仲居守操其家秉紀綱之

然跬步不入公門竿牘不踰境外守令之賢者皆徐
雲士姚武陵十召一至古梁山式里門引爲上客嘗
而見之與之欵大輒其族立解里人有搆幸仲居間
仲恂笑而不言言則人人服矣從弟子嗣宗嗣寧幼
孤遁詘遁給復以産爲質反其質而給如初並喪其
內人各予之聘而得繼室嗣宗疾革孤始孩顧命家
人願得伯一言而瞑仲既諾孤孫發卒賴仲以生頊之
喪寧則祔其孤同室既壯將授之室仲且阽危必于
吾身見之逆婦至拜床下而後喜可知也宗寧七喪
未葬仲爲之冐雪卜地遁葬之故同胡氏部具資斧

賈臨清大失利仲謂游之始慮不及此卒自割而償之宗人予湖熟所歸仲授館穀既有子駸駸立矣仲未嘗自功仲産不踰中人其所緩急即程白皆不及余數過巖鎮仲輒從余爲方外游余祭仲猶然當彌越宿爽而神愈王晩嗜刀圭之訣無亦將有得邪仲語所親知我者惟一司馬即與吾弟同籍顧獨于我臭味相同相與交驩非吾弟以也疾既殆余專力問之仲涕泣曰幸謝司馬公吾無報知巳九地之下猶將徼不朽之聞報命者歸訃且至葢巳丑四月五日距生正德乙亥夏五月十六日享春秋七十有五云

余故多仲材一號尼當開府即故人若江氏璞然疑
半之仲發硎于建昌吾亦有所試矣夫人知其材或
不知其節什得二三要以內中矩外中規為偃不為
般仲為不可及也已矣仲子將奉仲喪葬之某山之
麓余備在知已為之志而銘之銘曰謂伯也材其夭
如冋謂季也弱老而屢鑠文藝器識俱可大成部使
者則云胡為乎十有二舉乃僅一鳴出而授經歸而
結成千金之器聊以析新風涌雲興波流川停凡百
君子樂我儀刑胡聲之博胡利之嘗不爵而榮不藉
而深周原既平夏屋既新總總林林松檟冬青於乎

其斯為不死之庭

太函集卷之五十七終

太函集卷之五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五首

明故奉直大夫海州知州邵季公墓志銘

余冠而學禮及先師邵次公門則與季公相麗而居相視莫逆季公故名遠後更名甦字世昭禮家率户祝餘姚先師獨以經藝傾縣及季公受先師業諸宿學避先鳴季公自負故豪視高第可瀕而拾也歲壬子始賓興先師數奇既覲而喜可知已戊申癸丑居考妣喪戊午喪先師哀毀過當既聚徒講業或金陵

或廣陵將為俠少游自任天放丁卯季公見客余始釋闘事歸而數季公先師巳矣家世未畢之業則惟季公寧負不羈也者以自賢乎其何以瞑地下季公唯唯甄何敢忘夫子兄有託而迯直以紓吾骯髒不平之氣伯氏一戰而勝非天授邪即甄不逮孟明非戰之罪也甲戌余貳邦政季公復與計偕將謁天官就余決筴余故與季公同齒膂力相當余且倦游季公固當及時從事既得固始令則自都門遺二子書民生於三生成教養之恩鉅矣報於何有我則非夫今茲入官誓將報吾　君上若父師耳境以內吾主

之爾曹無所預門以內爾毋主之吾無所預吾居常不問家人生業無寧以一命生心至則孳孳問便宜紓疾苦首革筦庫毋闌入秋毫操府史兢兢奉簿書毋闌出一赫號爲吾民擾始下車廷中聚訟者趾相錯也卒諭之以禮法咸攺慮歸農乃若均田租嚴保甲緝巨寇汰冗兵城南有潴水鑿通衢雨驟至皆巨浸乃甃石爲高衢脩若一居者行者便之置學田供博士弟子距城一舍有夜半殺人者無可譙何詰其家得相出入者若而人籍名捕之薄暮而罪人得矣州民與中都大構所部各據偏辭以聞兩造相持歷

十數年不决乃下李公會勘立折之無後言既上爰書所部獨多令今治程書如治本業夙夜不遑先甲後庚凡七年監大夫部使者薦書凡七上或中之周開府殆將求多會以入計行陰屬兩賢跡之皆無驗及開府意釋遷海州遷道擧號者數萬人車枳不進既出境境內脩祠事勒善政碑李公太息曰吾將以儒術與業勤而功半儒術猶夫人也吾將以吏治與事勤而功半吏治猶夫人也睇驥之馬亦驥之乘虛語哉州民困海隅將不堪命李公爲之蒿目夫非專城守乎貌茲斥鹵之民吾其與之更始乃按圖籍境

內夫里幾何租庸幾何徵發幾何蠲免幾何逋負幾何度民不支則謁諸當道而白其狀諸當道以爲敏是固良令宜其守也良州城壞將崩經費無所藉乎懼有不測桑土調何乃集諸父老于庭則皆請圈牛踐土塼埴既具乃始議興工公曰不然畜牛代耕圈則奪之耕矣非民便也乃捐歲祿爲市牛費令民間受版築以代贖金會歲饑饑民子來以糊其口工不踰月城成諸父老相語曰太守非直于城且起溝壑州故以牧馬爲民累馬皆異産滂則牧地皆萑苻又當河海之交歲運必由海入河什九不保李公力請

折馬價隸太僕折糧價輸度支州民德之此百世利也他如立農師教稼穡開溝洫均土田發常平賑撫告勞來勸相視參國有加壬午七夕以厥暴終庶幾乎以死勤事者矣少司寇公為緦服弟故嘗狀季公概言季公儒則閎儒吏則循吏要之壹禀于孝友而惇厚于人倫始喪贈公宗人計不得與試請立季為叔父後胡為此拘拘邪季公頓足曰何哉遠亦人子也即已出為人後尚不忍倍所生乃令移情以倖一投無人子禮時方溽暑夙治木務盡義無愆期及喪贈孺人獨力以當大事既戚且易後喪壹如前喪先

師容從武林訃至會烏夷塞路季公自金陵來奔卽歷畏塗無所避先師三息子具在季公子畜之人言質行似齊魯諸儒此其較著者也歲戊子仲子欽諭舉孝廉越三年則奉少司寇公狀來謁屬余勒墓門之石志之銘之當季公之守諸生余知之習及其令固始則余鄉人張光祿爲之前其守海州則余門人張郡丞爲之後重以少司寇之狀信而有徵孝廉輕千里而來則又通家子也余既爲之志因列其系且繫之銘銘曰宜爾高第胡爲蹶且蹇宜爾崇階胡爲歷且踣宜爾壽考胡不偕老宜爾未央胡然盡亾吾

師則訕季亦非竊浮雲互馳孰如令名丞丞子姓勃
勃英聲斯共海州之靈化鳴鶴而歸九京

明故南京金吾衛指揮僉事歙程次公墓志銘

次公故學儒從父命受買晚奉　詔例授南京金吾
衛指揮僉事故稱程金吾云程氏由龍山遷長原則
梁開府忠壯公裔也父有高母施氏凡三息子中子
日沂年十二以孺子居母喪母暴亾不及圖遺像金
吾則以方氏姊象母爲象肖焉人言孝感所通即良
史弗及金吾故在外傅業已受經父老倦游奪之儒
而命之賈乃攝家督伯季總巳聽之茹入徐州家監

掌計者故蹶扈金吾高數而抶之庭下家監蒲伏乃
今始知有壯郎君旣梱載入河西羸得過當遂都河
西王轉轂浸起不貲諸程魚貫從之人人起富先是
戚畹周氏蔣氏覇河西榷利權周蔣相搆詞連金吾
即周辟蔣亷懼嫁災于無妄比對簿金吾斥言而質
其平州太守目偉之夫夫視季劇長者矣鄕大夫洪
公官御史善金吾鄭度支主河西告緡憾者中之御
史御史問度支狀金吾亟稱其公平御史歎曰微公
言將不利于廉吏議遂寢鄭德金吾金吾閉戶而逃
曰吾持公論而已河西距京師百里而近金吾雅游

諸名公會西內校中書金吾與選跳具未及上奔父喪歸諸名公語其曹德曾之不得命也歸則以毋沒父老愛日之不遑顧栖栖四方生事無能爲矣乃今所可自盡者其惟葬祭乎緣俗以飾情禮道所不廢孤寧從俗父老諭之曰祭之已美也俗也非禮也若中人產耳何以舉羸對曰孤無所解于其心亾于禮而禮也不勝喪將滅性又焉取羸其後卜兆爲二親封不遺餘力無論財矣大事畢復入京師鄱陽胡光祿出倅新都坐購驛符下之獄饘橐既絕將自經客語倅曰君不聞新都程德曾邪其人能振人之急倅

曰幸甚輒屬客通德曾乃行數百金脫之秩如故倅
入境輒求金吾願藉不肖之軀以酬再造金吾屏息
曰沂願君侯造福境內庶幾饗賜於下流其他非始
願所及也待次史館急橋李王中書王故貧亟從金
吾取給比家食金吾徙業平湖窑邇益親空乏益甚
金吾辦給無倦先後無慮四十年王即世不能喪金
吾哭之哀且於我嬪姻氏黃秘書罷釋憾者螢之里
中則下士師與羣囚伍金吾言狐兎惡傷其類況肺
腑乎婚氏故埒金張希汲鄭且戚晚之所自出以豪
俠聞一旦而坐桁楊非其罪也遂布重幣藉厚貲爲

之暴曰賴以不冤嘗授吳子甲千金使治鹽筴吳死長子匿母錢什之七篋故父大布衣抵之金吾歎曰若弃而親吾無間矣庭以內則女兄三長字王次字汪家皆不造同母者字方堇堇耳金吾歲用授緡日給授緡有劉若甥之子視之與子姓同始受室於汪繼以吳厚二姓如三家而五宗侍金吾如外府自本支以及中表不足則周給之居有廬月有粟歲有布建宗祠舉祠事務以禮義相先宗人子坐訟力白其無罪豪門彊聘宗人女卒保其持節完宗人婦嫠而貧終身予之粟以糊其口胡子甲饑而待哺則以丘

墓餘地鬻金吾明年更請遷祖鬻穴金吾叱曰疇昔爲擠汝饑非爲穴也鬻祖以充口腹無不孝大焉其人主臣庶無暴骨季年視平湖猶故土也梁漢水者再費千緡除道之費半之以利行旅歲大侵菜色相望生予粟死予棺葬予地靡不人人饜之居常負直抱方以莊憚庭内獨子守教遣之從政府許公監司凌公受詩金吾操之嚴不假借有所指畫諸兄弟唯唯受成諸子以下必稟命而後行恂恂唯謹里中惡少昏夜叩仇者門挾白刃刃仇諸長老皆辟易金吾至惡少投刃願從長者質成隣亾賴躪宗人將紓積

憤金吾至不待辭畢而解之歲庚辰金吾年七十長
水諸鄉士大夫三老豪傑遞爲壽爲十日飲衎衎自
如既而曰沛宮帝鄉魂夢猶在于此吾老矣吾將西
歸昔夢神人召之顧命守教吾雅欲置田百畝治塋
數十楹以濟舉宗之貧今不逮矣汝當吾室其善成
之遂瞑息子一即守教授光祿丞娶黃戚畹女繼吾
宗女孫五長縣諸生勲臣娶約山汪氏次勲業娶沙
谿凌氏次勲猷次勲顯次勲國曾孫壽孫息女一適
汪村謝應武孫女三一適谿南吳太學勉學一適潭
渡黃士良金吾以正德辛未生以今辛巳歿以今辛

卯葬賓坦之原光祿善余弟道齊而勳臣爲余弟子道齊謂金吾義甚高而光祿之言信遂爲之志爲之銘銘曰疇攻典墳乃得資斧疇擁素封乃得萬戸河西盈盈長原膴膴誰其開先金吾秉羽長水陾區卽次而旅誦義無方夷于故宇歳在龍蛇日暮千古廣柳西歸越十年所賓坦一抔具曰吉土金吾息焉樂哉魁父

明故誥封恭人吳母墓志銘

隆慶己巳喪我先師吳峻伯先生　上脩黜中功下郵典如令甲先師三丈夫子屬道昆爲狀謁大學士

張端甫爲志爲銘殷正甫爲碑越二十有三年陳恭
人卽世于時二相君巳矣則謁太宰陸與繩爲傳道
昆爲志爲銘四人者皆先師門人南宮所舉士也其
年先師守此郡喪減恭人將幼子稼端得請婣奠有
習永嘉者聞高門陳氏女良父爲萬戶鈇母淑人爲
善稱詩者朱吉安女且迨吉而字則爲先師請婚先
師謝曰陳氏由長興徙永嘉由宣武而文而綱而瑶
四世皆秩都督萬戶其胄也女行遠父母得無難乎
及知名萬戶曰善吾先世與尚書郎同郡故通婚姻
且吏部公爲郎大父監司公爲郎父參知公爲郎叔

父首鄗世家郎年少多材舉三禮高第受知熊太宰將從司封分宜嗛不私謁而扼之骨鯁如故得晉如此不亦快乎于是恭人歸先師具曰嘉耦稼端從女兄二女弟一引襟裾者凡四人恭人由由然顧之復之不啻已出姑方恭人授之事則事事宜監司公白吏部公人言世祿鮮克由禮婦不其然幸哉維嶽更得婦矣先師還比部梱內惟恭人偕獨二三女僕相從職提汲炊浣凡先師若子女衣屨悉恭人手紉之王舅若舅姑居家歲時必篋文履爲壽即諸姒各以婦功薦觀者卒注目篋中時王大司馬學甫王少司

冠新甫王大司冠元美皆同舍郎三人者稱三王並
以立功立言雄視寓內先師與之齒獨下先師諸內
子胥命舍中如士相見禮三君子故倜儻退食數過
先師不戒中厨樽簋遞出中夜客散不聞庖聲先師
既入朝省門不鑰而嚴安陽郭相公嘗先師時守大
史嘗言無論峻伯瞻然不緇吾居比隣者三年不一
聞婦人語刑于可知已歲當遣謁先師以資深且夕
且待命可無行顧王父父母皆季年即得三公無若
一日之覲恭人贊曰敬諾誠如君言遂奉使江西取
道歸省先師既發方恭人疾且深恭人視湯藥者踰

年宵旰不遺餘力先師畀使反面毋倚枕執先師手曰若勞王事不遑我將若婦代若子矣頃之竟不起既而吏部公監司公相繼考終恭人佐先師舉三喪壹奉喪禮喪畢先師賓禮恭人宦游自四方來奔任往以不及含殮爲遺憾不孝既得之考得之妣又得之王父則惟恭人從吏之既祥先師補駕部時太保陸司隷有寵故自楚起家自屬先師願得爲楚督學執秩惟命先師固辭無何視學山東　璽書且下恭人聞而喜曰夫子從吾舅後既同官且同省而夫子操功令以往于舅有光即咈虎臣視楚賢矣恭人操

下凛淵視郎署有加遂戸而扃非擊不啟先師課最得　誥命封恭人分宜故嗛先師先師置不問其子張甚非間不行先師校士歸臬中恭人躬薦庋閣相勞曰與君旅進者尊則執政次則列卿君以一老博士居東二毛見矣君雅言裝且白首寧復結綬固知君安之也夫是齊魯之國文學斌斌誠得如七十子者若而人上佐　天子此上臣以人事君之義卿相何爲先師笑曰吾非老萊氏不聞此言眞吾婦也居五年進湖廣右參政既進江西按察使會三苗事起乃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制湖廣四

川縣諸至吳興會仲氏病革家人以先師既授彊事
不宿于家即聞仲氏喪殆若剸刃于其腹非徒手足
戚也則奉恭人乘六而上待之餘干既相見先師痛
哭曰而相從鬼方固善吾幸無恙而仲姒新寡貌焉
二孤恭人幸歸而撫之吾單車行矣恭人從流而下
歸而姊視仲姒子視二孤如或少安不待告醫者至
矣視疾日數十往燭不跋不避帷時家秉當歸恭人
恭人勿問也獨戒諸蒼頭奉家法毋爲主人翁招尤
時苗裔稱兵或爲先師郤慮恭人自若且曰夫子具
文武材剪此猶折薪耳既獻狀　賜金幣出尚方尋

以不賞改南先師栩栩然歸隱矣恭人治客奉務中其驩歲在龍蛇先師不諱恭人絕粒祈以死相從毋黨從容諫曰恭人拮据二十年所婚嫁不踰冠笄勞苦甚矣然祗為藏恭人力作無詘其所生而恭人子女未及室家柰何弃之膝下恭人頷之再乃強進糜居喪三年晝不絕哭骨稜稜立矣先師嘗字仲氏以叔季從之同產同爨既奉諱叔季主爪分恭人聞之飲泣而已彼腴此瘠惟所授成先師嘗語道昆吾大父善居室得宅五畝故皆上腴舍後激水而行鑿阡而入或入庖或入湢淙淙乎歷石渠周堂下並入湾

池春之月桃始華循徑而沿中流宛在武陵之曲是
居也土俗當歸嫡長則叅知公出次而監司承之乃
今嫡長則先師宜守正室既析産十年矣叔季安而
不遷葢溺堪輿家言謂吳之貴盛由此起恭人深念
曰夫巳氏耽耽久矣吾安能攫其所欲而反故吾顧
吾息子三長則稼端且適也藉令不先其舊長子主
器固當如使讓之吾懼其有成心耳乃召三子而詰
稼端稼端稼端熟思而對曰如以權力則贏詘相懸兒不
必得如以禮義則尊卑相攝兒不必爭楚失懸門之
弧亦楚得之耳讓可也恭人曰善如使爾曹人傑易

地皆靈苟非其人靈於何有且爾父愛弟愈於子不可使殁而葬三子唯唯郡邑多恭人高義有先恭伯季子之風恭人手劃先師之產而三分之以授諸子稼端爲胄次稼翊次稼墱恭人申命之曰自而曾大父起家世受清白傾絫中人産耳猶而曾大父之遺而大父歷官二十年而父三十年不益一撮土而曹弟食舊德務以正直節儉保之三子者出就西園各治一舍歲游惡無以爲家内室苟完僅蔽風雨垣屋堂皇皆不治里媪慮生戎心恭人笑曰兒曹食貧浸減故産即外戶不閉可保無虞先師故莊恭人屏女

侍恭人婉婉自下壹以恭儉相師不澣不易衣不褻不加豆諸宗有禮會魚貫而迎恭人恭人副禕臨之燦如也襜如也諸俠少箕踞當路不避賢豪遇恭人魚軒莫不辟易。久與盥櫛輒焚旃檀禮西方揣摩者以檀施嘗之卒不應且曰吾奉佛日告以所行事質之空明非爲佞也至里有緩急則以詘爲贏務賙恤之燕居溫溫樂道人之善即有過憚之以莊或誶語起蕭牆輒正言折之雖辯有口無所文食而能教有如敬姜辛卯季春居季子舍病心鬱鬱再信稍平命諸子無它虞無何復作稼端侍疾旁治軒岐家言中

夜出召醫將復進藥恭人三頷而未入則語稼蘐薄
寒將中人出授而見褋矣自是不語遂捐樞棬其月
戊申諸子皇皇治喪具越五日始斂色如生異矣先
是外傳張子居塾中夢至一都會從者數百羽葆鼓
吹擁素輿而西問從者何來則曰孝豐陳恭人也距
生巳丑歿日享年六十有三三子皆稱成均伯仲從
他師受書季從先師受禮長婦出陸司馬仲婦出項
主爵繼出沈茂才季婦出閔令君繼出周太學子壻
爲馮生繼可嚴生應桂茅生用吉閔光祿世南孫男
五人茂茂薦茂對茂徵茂明茂輿女六人狀備矣某年

月日二子奉恭人喪祔先師合葬某山之陽志若銘則弟子職也竊惟恭人之具婦道也則贊終養代柎孤其具母道也則授義方敎讓道有一於此殆皆可銘即不文敢不共事銘曰周南有匹斯好逑矣兩美必合綌𧝠偕矣允文允武世作求矣瑟琴在御徵靜柔矣出自公宮都內主矣閑爾有家扃鐍宇矣駟牡歸寧上脩溡矣三視飯含心無齬矣羅施鬼國願與偕矣降割同氣寧無懷矣煢煢孤寡噭且哀矣子其往恤孟歸來矣爰嗣徽音夙有尚矣冢婦恂恂喪七鬯矣無成有終坤成象矣退居西南宗三讓矣斯千

路寢承烝嘗矣誰其當之胄子良矣彼已耦嫡嫣凡張矣九小有知母頎頎矣引而避若謙彌光矣煌煌都邑出乘輿矣奉者如雲庶且都矣神遊西極賓耽盧矣若堂若斧不俱徂矣亭亭丘木有樹梧矣嬌如八翼鳳之雛矣是曰希有丹穴俱矣千秋不朽樂以娛矣

明故余母李孺人墓志銘

余母李之自出孫比部錫也李著海陽余著婺源沱川里余處士焌之室詹也繼以吳詹息子二人吳舉季處士請昏于李處士選母歸季公李席故饒裝甚

具余方以貲産傾縣家世用織母受命舅姑奉家法
惟謹則脫裝以佐資斧衣大布而笄榛比歸寧其黨
灑然目之異母徐徐曰服舅姑命務以清白屏紛華
舅姑故莊遇季婦有愉色母躬力作筭其帚必蠲爨必
清匕箸卮匜必旨于是庭内率倚辦季婦姑以扃鑰
授之母謝無能退而讓于伯仲娰三婦遞相下庭無
間言間者言吳私季千金母爲弗聞也者無所辨家
人嘖嘖太母胡爲被此名母笑曰梱以内姑主之姑
右所生千金可也梱以外舅主之藉令舅右伯不畀
萬邪吳目病癰母躬浣其瀆手傅之藥手上之食越

三歳以爲常病殊呼天吾無以報吾孝婦願孝婦得
婦如其孝庶幾報之季公負質直不取苟容毋以柔
順參和之卒於人無所失毋故不宜子十舉子而得
世寧則以舅故命伯仲儒獨季當戶季恥不儒而終
草莽異日者屬孺子一洗之乃築舍東山延諸文學
授世寧業屏諸佻者浮者惰者燕朋者燕僻者毋適
世寧諸孫啟元貧而好學毋目世寧與語若第與東
家子游及世寧受業大司成游道益廣毋親治具務
盡客驩先是毋居于舍中境外寇猝至毋負券篋出
走盗及之一僧大呼曰嫗故賢毋相恐季公赴處士

室則踈屬先負處士䟦而之他寇退槖金以家人意負翁者攫之矣辨滋起毋出解之金等以即踈屬得之猶愈以于盜且翁幸以恙何論以金及處士倍世寧毋及者皆矣持家秉如故不一及世寧且曰兒故羸吾懼其將不任戊子歲大侵世寧得暴疾且危巫請禱毋曰歲凶暴骨溝壑皆盈吾不能餉人焉用餉鬼於是大賑餓者全活數十百人居無何世寧病良已形家言大丘有吉壤世寧爲毋卜玄堂毋躬視之呫呫自喜此吾眞宅而毋將歸庚寅冢孫懋中補博士弟子毋囅然而笑吾子若孫其將振吾夫子恥邪夕

未終病矣予婦奉湯藥無所御正襟而語世寧我生之初日者言我將不壽乃今八十有三言我將不育子乃今子一孫五莫非命也醫藥何爲彌留則又曰我死亟歸我大丘慎毋以浮丘淹也毋故從女師受孝經內則列女傳其喪事務持大體訓子務引正經即攻苦起家皇皇然振里婦之急納婦則迴岕汪叅軍女庶幾乎天亦以孝婦報毋哉長孫即懋中次懋甲次懋年次懋華次懋舉姻氏爲寧海簿孫汝誠爲簡肅公子潘邦幹爲應山令子吳其其其四爲毋近屬其五尚幼子壻爲太學李宗俊爲嘉興府從事潘士

業爲孫汝忠孫壻爲程少卿仲子嗚嘉懋中始舉曾
孫履吉母生正德戊辰正月晦長季公者一年癸庚
寅蜡月朔後季公者十五年越歲辛卯鶉火中世寧
始襄大事往季公即世則諫議君爲狀不佞爲志爲
銘母葉栝楺諫議君歷少司寇矣諸孫自公軍家食
嫺于文辭母夙昔命世寧親之即啟元也世寧爲之
爲狀復請不佞爲志爲銘往不佞叅三天子都世寧
爲須彌王茲帥懋中來謁余惡乎辭余聞虞楚皆重
瞳則帝王徵也項良史貌母蓋亦重瞳舉室譸視之
其言信女德有此則尤非常狀未嘗及之不佞不敢

隱耳銘曰居饒川斂身也力作宜爾嬰銖宜爾後之霍霍相彼大丘吉士一抔身也歸休宜爾儁游宜爾後之翏翏

明故國子生黃彥脩墓志銘

歲辛卯夏五月己亥國子生黃彥脩歸正寢考終蓋未及艾者四年猶不得爲中壽惜也于時穿人哭甚哭于帷內四子婦二一女從諸子士禎士莊士寧士韭哭于帷外諸孫啟虞啟襄啟宇從諸姻氏吳太學光嶽孫大學承誨程太學汝宗程光祿守詰程孝廉道章以匍匐至哭于賓位于壻汪九洲吳士都從服始

成五宗六屬皆就次各盡哀吊者自四方來則太守董公遣使自郡中至大宗伯泰公少司寇王公主爵項公使自南海至司理戴公使自左輔至喪且舉余白衣冠臨之于時聞五宗六屬之言曰天喪彥脩而善人惺矣老氏亟稱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江海爲百谷王下也彥脩會大父曰道明始饒富大父曰天壽浸致不貲父武毅將軍子鐘爲豪舉從汪受室三世素封汪舉彥脩蓋丙午夏五月辛酉武毅命之名曰正祖年十七入成均夫夫生世家蒙故業仍厚利襲名高即憑盛氣務上人亦庸態耳顧獨傴僂

自下不嘗循墻武毅遣僕鮑秋掌計金陵秋不法決當棄市且乾沒鉅萬自焚邸舍以絕從彥脩力言之武毅而置之無用批根爲也庶弟正宗既授室羣不逞納于邪父兄所授遺金旦暮且盡彥脩憂之甚決言不受入以巽言內自責曰弟之不馴則吾身教不立耳異日者何以見考氏於地下吾其罪人也夫縣大夫聞之曰長者因薄責正宗彥脩詣縣大夫幸得及於寬政縣大夫多彥脩義乃罷正宗里人有鬻產者彥脩予之價有加其黨嫉之小有言彥脩爲弗聞也者平之矣里人死貧不能喪彥脩與之棺吾終不

以一青而棄之溝壑里人券息女爲質期俟納采歸母子錢其父潜受鮑氏贿匿不以告事覺彥脩焚其券遣而歸之常過武林歲大殺居人鬻妻子於市視之知出故家遂傾槖贖之不問名氏居數月其人帥妻子待命於門門者曰若爲誰何對曰傭爲武林人尚質也昔賴長者千金活八口之半傭無以報願帥妻子供掃除彥脩謝曰吾視汝爲韓王孫苐進一飯如使吾食而報謂初心何復給資斧以歸無德色諸掌計因遺筴收責温台久之不償將訟司市會彥脩至力止之贏則不貸貸則不贏重以歲凶索之何益

馮驩俠客猶能歸德孟嘗公等休矣吾不遑稚子召客弟聚勞憊之盡自當室以來無一不善乃今壽止此耳爲善者得無懼乎彥脩無常師中歲師許貞白貞白之言曰天喪彥脩而力學者倦矣吾邑中卒以貲入太學太都左講習而右游閒是夫耗於腴習柔曼藉令以詩書爲糟粕以佔畢爲夏畦則今之忞忞者皆是也彥脩以長子主器日應祠廟宗族親戚賓客之事何啻百端發起必手一卷琅琅有聲至日高舂乃始盥櫛應務歲當大比不復問家貧笈而東背城借一昔在戊子喪長子士忠彥脩飲泣自傷必竟

試而后反是歲二月則之吳從孫太史游或察其色不華戒以勿亟對曰吾崦嵫之日也何惜末光數往來毗陵覆罌閭旁求砥礪入夏病矣病得之勞而中滿猶萃萃無嗇心及妻子即次奉之歸旬日而逝甚矣彥脩篤學也乃今已矣彼蹻足而干進者不亦郤步乎哉郡有劉生者好遊士也生之言曰天喪彥脩而郡中無喜客者故武毅邇聲伎將築舍里東未及拮据而武毅即世彥脩承考氏業拓而為園中園治四望樓招致上客近則婚氏程司徒師氏汪司馬暨司馬弟行父仲淹仲嘉遠則戚少保泰秩宗王侍中

戴司理時見客雖居董守公彭令公字下兩公亦皆
折節過之司馬館焉諸豪士雲集應門灑客客至如
歸即日從大人游言不越樽俎望不及寵靈自彥脩
亾其或有代興者吾未之見也余惟五宗六属不失
其爲親親貞白授受一心得其學已劉生逵者故得
其游自吾得彥脩而吾門多力學篤行通方之士乃
今中路見倍豈人道詘邪抑亦天道爽邪季秋壬午
諸子舉彥脩之喪藁葬西川之原蓋吉土也諸子請
余志彥脩墓且銘之余故習彥脩二氏之言徵之益
信即藁葬非古也余既爲志遂爲銘銘曰昔也銘銘

而翁今也銘銘而弥緊而翁萬夫雄丁而躬乃有終
彼腹枵而腹王寧用冲毋用壯納羣汚海爲量徽且
柔往有尚殭未仕日孜孜夙而夜自得師悈皇塗淸
且爽良在茲毋失時志不衰亦勞止與疾歸竟不起
仁也狐首故里潭之墳豐之氾於乎其斯爲彥脩之
脫屣

太函集卷之五十八